

商战职场

一部披露药界内幕的长篇小说。生命与金钱的抗争,尊严与权势的较量,法律与暗箱的对峙,智慧与阴谋的相持。小说揭示了医疗体制中某些不健全之处,剖析了医患矛盾的症结所在,曝光了医药销售规则的不透明,深层次披露了医药销售行业内存在的诸多弊端。

威可的轩然大波转作风平浪静 薄洪冰看着月销售报表喜上眉梢。郑策反应淡淡。公司发来大批威可止咳露,又发来一纸调货通知,要求将这批货再发去上海。接着就是传言,宝氏的威可止咳露在沿海大中城市卖到100元1瓶,郑策不信。威可正常零售价是20元。卖100元?抢钱!可边城市场开始反应,所有库存消化,商业频频告急,总部却开始断货。王广强说威可在各娱乐场所高价转售。郑策撤回威可发货申请单。这种异常极易引发事端。薄洪冰默许了。大利大害面前,薄洪冰倒能够保持一分难能的理智和冷静。果然,不出两周,总部紧急通知威可销售暂停,威可出事了。

威可的轩然大波转作风平浪静

《法制周刊》特约稿件“摇头水”真相”令举国哗然。文章说,在京、穗、沪等发达地区娱乐场所,近期发现众多青少年服用一种瓶装止咳糖浆后,马上进入癫狂状态,有一少女饮用两瓶彻夜摇头不止终至休克。经调查发现,这种现象正呈惊人的上升趋势……文字配有图片,两女警架着失去神智的少女,图片一角,放大的图片“威可”字样清晰可辨。香港宝氏制药进军大陆市场以来遭遇第一次重创。郑策踞守仓库接收退货。市医药退回来的全是空瓶。郑策忍气吞声接过来。公司接收任何形式的退换货。威可成分是复方可待因,略有超标。复方可待因作为药用有效成分并不止宝氏一家在用。好比二乙酰吗啡,1897年8月21日,世界医药巨头拜耳公司化学试验员菲尼克斯·霍夫曼首次合成试验成功时,整个拜耳公司欢声雷动,声称这是医药历史上一次重大突破,因为“它可以完全替代吗啡等致瘾性麻醉品”。之后不到1年,在没有经过彻底临床试验的情况下,拜耳公司将其推向市场,正式命名为“海洛因”,意思是“英雄式的新发明”。海洛因无疑给拜耳公司带来滚滚财源,但也导致了后来全世界范围的毒品泛滥。宝氏踩在了拜耳的脚跟上。威可事件终于落下帷幕。据说公司上层动用了从来没敢惊动过的关系。也是一夜之间,所有威可的负面报道全部消失。取而代之之各权威专家献身说法,论证“是药三分毒”的理论,讲解任何一种药品如果大剂量服用可能产生的意想不到的后果……威可的轩然大波转作风平浪静。宝氏终究损失巨大。“威可”名称不能再用。宝氏重新配方,复方可待因含量降低,命名“宝氏止咳露”。依然被打入“处方用药”。时值1997年,在大众眼里处方药几乎与麻醉品甚至类毒品画等号,一部名为《红处方》的电视剧更是加剧了这种印象。宝氏止咳露零售市场销售无望,医院对这个翻版产物也持谨慎态度。其他止咳类产品立刻填补空缺,公司销售首次下滑。王广强去珠海参加OTC专员培训。因为将润喉糖打入星级酒店卖场,得到表扬。王广强再要求做产品郑策没有理由再拒绝。其他办事处已经执行现款现货OTC政策,效果不错。许多一级市场的零售份额都被宝氏纳入旗下。业务部特别制订:凡属宝氏商业客户下辖的药店,从商业渠道进货可享受产品批价2%的返利,化解了商业可能产生的不满,皆大欢喜。郑策对王广强还是缺乏必要的安全感。他让薄洪冰决定。他懂得明哲保身的重要。郑策因为威可忙得不可开交时,许言和惠珊正驾车直奔丹霞山性文化奇石。渡过锦江,穿过一片婆娑的竹林,阳元石阴元洞,教人叹为观止。两人手牵着手沿山间小径拾级而上。许言还是第一次见惠珊这么开心。惠珊问,你觉得我这个人看起来聪明吗?许言说,当然。惠珊笑了,那我告诉你,她看着他,其实我比看起来还要聪明。鲁西军带董小军来找薄洪冰,这是我兄弟,你我兄弟有辆130,小单货运能不能就交给他来跑?省医药淘汰一批130双排小货,鲁西军手一挥,算我一辆。2000元,像白捡一样。董小军傻了,哥,这大恩大德我来世变牛变马也还不了呀。鲁西军帮董小军办好货运手续,亲自点兵点将,好几个厂家答应让董小军承担小宗货运。董小军看鲁西军谈笑间解决了他想都不敢想的事情,心里默念,大哥,但有用得着兄弟的时候,兄弟万死不辞。王广强费用点低,20元只有0.40元额度。可王广强很精,领公司一些小礼品,圆珠笔,记事贴,小闹钟……费用就省了。月底报账,完成15万元!3000元到手了!王广强缠薄洪冰以办事处名义请重要OTC药店店长吃顿饭。薄洪冰意识到这将是边城办的销量增长点。你以OTC专员名义向总部申请个小型会,选些大型民营企业药店负责人。宴请四星酒店宴会厅,郑策看签到本,卓远大药房。景远新、杨卓林,他记起在报纸上看到过这些名字。



打工一族

在浩浩荡荡的打工人群中,年轻女性成为一道绚丽的风景。她们向往城市的月光,更渴望通过努力过上城市人的生活。然而,一部分打工妹面对霓虹灯的迷离和来自各方面的诱惑,不知不觉走向堕落,迷失了自我。该书以梁慧云、程晓雪等文化层次不高的进城打工女性为原型,通过她们的迷失故事和情感纠葛,以浓郁的生活气息,丰厚的文化底蕴,娓娓道来的笔调,反映了她们与生活、命运抗争的轨迹……

梁慧云不由从心理上开始抵制张峰

下午下班,梁慧云与杨子岩约好一起回家吃晚饭。杨子岩很想听她说一下第一天上班的情况,她也急着给杨子岩说自己的感受。晚饭很简单,随便买了一点杨子岩喜欢吃的牛肉、鸡爪和两个素凉菜,熬了点大米稀饭。吃过晚饭,两个人手拉着手去散步,一边走着,梁慧云一边给杨子岩说白天的情况。出了小区大门,顺着大路向西,没多远就是一个占地数百亩、名叫“阳光乐园”的公园。梁慧云与杨子岩穿过人群,在河岸边亭子坐下来。梁慧云一直都在兴奋地说,从到办公室找主任,到给她安排好工作,包括每个细节,她都能说得出来。负责给她安排工作的是管委会办公室主任张峰。张峰三十多岁,个子不高,看起来很精明,对梁慧云还很关照。梁慧云说到他的时候,对他印象不错。杨子岩知道张峰,是个很“精”的豫南人,曾经找他报销过发票,也就是找他伸手要过钱,就说:

“他对你好是因为主任给他交代了,你不用领他的情。”接着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:“以后别跟他多说,小心他打你的主意。”梁慧云抱着杨子岩一只胳膊,说:“你想哪去了,他跟俺老公能比吗?他是领导,敢打我的主意?再说,你不相信我呀?”“我是不相信你乖,现在的男人有几个正人君子,恨不得把所有的漂亮女孩都娶回家里,你还是小心点好。”“我知道了老公,你放心吧,我永远都是你的。”梁慧云说着就从另一个石凳上起来,坐在杨子岩腿上,两只胳膊环绕着他的脖子,定定地注视着他:“杨子岩,我爱你!”

杨子岩一时就激动起来,他记不清有多长时间没人叫过他的名字了。在家里,安闽生也很少叫他的名字,本来交流的机会就少,就是说话了互相就用“你”、“喂”代替称呼,连老公、老婆都懒得叫。梁慧云是第一次叫他的名字,这也是一种表示,她是把他当作自己的丈夫了。男女之间,除了同事,家人可以直呼名字,特别是女性对男性,一般是不这样的,能叫名字也是关系不一般的证明。而梁慧云称呼上的微妙变化,杨子岩感觉到了,他心里突然就有了一种冲动,他要娶她,娶她做老婆。这样想着,就捧起她的脸问:“梁慧云,你愿意嫁给我吗?”梁慧云好大一会儿才回过神来,使劲点点头。这以前,她虽然想过要嫁给他,但她知道那是不现实的,能这样好下去她就满足了。今天他问她这样的问题,她能感觉到他对她的用心。

“梁慧云,你等着吧,我总有一天会把你娶到家里。”

“杨子岩,你不要为难,离婚不容易,还有孩子,再说我还小,到结婚年龄还要三年,我不逼你,你能娶我,是我的福分,你娶不了我,是我们没缘分。我能有你就足够了,你对我够好了,我知道你对我上心,真的,我已经很知足了。”

“你等着,我要娶你。”杨子岩紧紧地抱着梁慧云……

第二天吃过早饭,梁慧云趁杨子岩的车上班。她知道不可能天天坐他的车,就说:

“以后我就办个公交月票,不能让你天天送我吧。”

杨子岩说:“坐几路车呀?”

梁慧云说:“要转车,22路再转33路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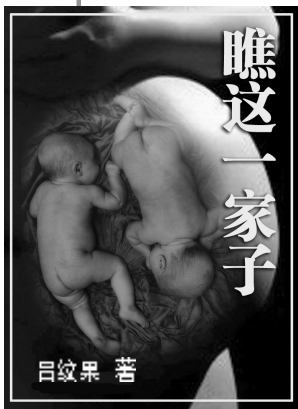
婚姻家庭

一个没有准生证的男性婴儿,刚从产妇产后出来,连眼皮都还没有睁开,就被气度不俗的妇科主任王虹给抱走了。鹿州市的头面人物金璞玉,做梦也没想到夫人从医院抱走了新生儿以后却惹出了一连串的乱子。亲密和睦的三个家庭之间,由此引发了一场离奇曲折的离婚大战……

金璞玉和白芸莺的桃色新闻在鹿州城乡广为流传

第二天一大早,李远方就欢天喜地把把粉的身世之迷告诉了李老爷子。从此,李铁牛对金玉琴的看法立马就变了。金玉琴亲亲热热叫一声,爸,吃饭了。李铁牛就乐得脸上像开了花一样。往事如烟随风去,王虹看着表哥一家团团圆圆喜气洋洋,心里才松了口气。常言说,无远虑者,必有近忧。老天爷不会让你都顺心如意。前些天家里接二连三出乱子,王虹怕影响女儿金叶的学习,就让她又回学校住宿。因为在学校没家长拘管,金叶课余时间又开始泡吧,还常常旷课逃学。再说当时白芸莺正跟李远方闹离婚,也没心思帮她抓学习,这家教也成了摆设,因此金叶的学习成绩又回到了从前的位置。高考成绩一公布,她就傻了眼。为了能让女儿进大学,金璞玉夫妇急得眼冒火,今年正赶上高校扩招,你想进正规的名校,就是花多少钱都不行,省内普通高校金叶还看不上眼,回校复读吧她好歹不去。

王虹正在家里为金叶的事发愁。这时候社会上流言四起,金璞玉和白芸莺非同寻常的关系,在鹿州市民间传说的沸沸扬扬,传播者讲的像真事一样有鼻子有眼有枝有叶还有细节。从白芸莺的离婚风波到金璞玉金屋藏娇,真是



吕洁 著

离奇曲折。从前光明正派政绩突出、让鹿州人引以为荣的公仆市长金璞玉,一夜之间角色转换,变成了品德败坏见色起意见钱伸手的腐败分子;白芸莺在传言中成了祸家殃夫卖身求荣风流迷人的百媚女妖;王虹在这桩桃色新闻里,被演义成引狼入室有德无才的黄脸婆。鹿州市这地面上的人虽然土眉土眼,也没见过啥大人物,却背后什么脏话都敢说,当面点头哈腰嘴巧如簧,比三子子还乖,背地里却两面三刀,八面玲珑。关于金璞玉和白芸莺的桃色新闻有十几种版本,在鹿州城乡广为流传。

民间传播者说,你看这王虹亏不?花钱请家教,孩子的功课不仅没补上去,女家教却补进了老公的被窝里。这真是好心没好报,赔了老公又误了孩子的前程。

这民间传闻虽然登不得大雅之堂,但是其传播速度之快,射程之远,杀伤力之强,能跟世界上的核武器媲美。这桃色新闻在圈外不管传得多邪乎,但是没一个人肯对当事人透风通气,因此,金璞玉和白芸莺自以为做得神不知鬼不觉,私下照常来来往往,王虹每天该干啥干啥,外人都看不出丝毫的纰漏。虽说,这些天王虹也感觉到老公身体疲软,房事锐减,她还以为是公务繁忙劳累过度哩,忙千方百计对老公开始膳食补疗。她从菜市上买来乌鸡王八鳘鱼,虽然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给老公吃,但是收效甚微。她心里纳闷得很,就是找不出症结在哪。

俗话说,人是铁饭是钢,白天任你吃头牛,也顶不住晚上一夜风流。这个常理王虹也懂,可她就是没把老公往那方面想。老夫老妻一起过了二十多年,风风雨雨大江大海都闯过来了,她就不信这小河沟里还能翻了船?话又说回来了,老公年轻力壮火力旺的时候,都

没花过心儿,受党的教育多年,工作扎实、作风正派、立场坚定、站得直行得端,就是掉进洋人的染缸里也变不了色呀。如果有人要传说别的事,王虹也许信你,但是你就是对天发誓说她老公在外找小蜜包二奶,胡搅乱闹,情感走私越了轨,现在你说一万遍她也不相信,说也白说。

这天中午,金璞玉刚吃过午饭,丁零零,客房里的电话铃响了。王虹从饭厅里走出来,随手拿起电话筒。您好,请问找谁?

哟,嫂子,打扰了,金市长在家不?陈三是王虹家的常客,他听出接电话的是女主人,就开门见山地说。

陈三大名鼎鼎,是鹿州市民营企业的领军人物,家产上亿,有十几家大规模皮革企业,形成了产供销一条龙,他的生意从长城内外,一直做到俄罗斯、冰岛、丹麦和太平洋彼岸的美国。论说,这大头鬼陈三,二十多年前仅是鹿州市街头巷尾一个灰头土脸,风吹雨淋,挑着担儿,满处乱转的小鞋匠,如今发达了起来,跟政府要员和社会上三教九流的面面人物称兄道弟,过从甚密。陈三在鹿州地面上黑白两道间,属于能呼风唤雨指点江山的主儿。

虽说,金璞玉贵为一市之长,但是,一听陈三找他,忙过来接了。喂,老三呀,啥事?

嘻嘻,二哥,多日不见,想你噢!你晚上如果没应酬,哥几个南海渔村耍会儿,喝杯酒行不?

脖子,定定地注视着他:“杨子岩,我爱你!”

梁慧云好大一会儿才回过神来,使劲点点头。这以前,她虽然想过要嫁给他,但她知道那是不现实的,能这样好下去她就满足了。今天他问她这样的问题,她能感觉到他对她的用心。

“梁慧云,你等着吧,我总有一天会把你娶到家里。”

“杨子岩,你不要为难,离婚不容易,还有孩子,再说我还小,到结婚年龄还要三年,我不逼你,你能娶我,是我的福分,你娶不了我,是我们没缘分。我能有你就足够了,你对我够好了,我知道你对我上心,真的,我已经很知足了。”

“你等着,我要娶你。”杨子岩紧紧地抱着梁慧云……

第二天吃过早饭,梁慧云趁杨子岩的车上班。她知道不可能天天坐他的车,就说:

“以后我就办个公交月票,不能让你天天送我吧。”

杨子岩说:“坐几路车呀?”

梁慧云说:“要转车,22路再转33路。”

王虹从饭厅里走出来,随手拿起电话筒。您好,请问找谁?

哟,嫂子,打扰了,金市长在家不?陈三是王虹家的常客,他听出接电话的是女主人,就开门见山地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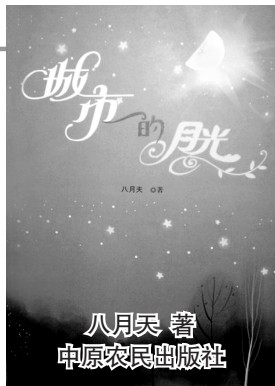
陈三大名鼎鼎,是鹿州市民营企业的领军人物,家产上亿,有十几家大规模皮革企业,形成了产供销一条龙,他的生意从长城内外,一直做到俄罗斯、冰岛、丹麦和太平洋彼岸的美国。论说,这大头鬼陈三,二十多年前仅是鹿州市街头巷尾一个灰头土脸,风吹雨淋,挑着担儿,满处乱转的小鞋匠,如今发达了起来,跟政府要员和社会上三教九流的面面人物称兄道弟,过从甚密。陈三在鹿州地面上黑白两道间,属于能呼风唤雨指点江山的主儿。

虽说,金璞玉贵为一市之长,但是,一听陈三找他,忙过来接了。喂,老三呀,啥事?

嘻嘻,二哥,多日不见,想你噢!你晚上如果没应酬,哥几个南海渔村耍会儿,喝杯酒行不?

金璞玉故意把电话筒递给王虹说,晚上喝酒,先问你嫂子准假不?说实话,最近身体还真有些吃不消哩。

你哥俩的闲淡事我不管,咱先说好,俺老金只准喝酒,不许干别的,如果你们给教坏了,明儿我去闹了你。



八月吴平 著 中原农民出版社

杨子岩说:“怪麻烦的,现在有电动自行车了,回头买一辆吧,你先操心看看。”

梁慧云说:“那就好了,我不用起得太早了,要不光坐车得一个多小时。电动车也就半个小时多吧,谢谢老公。”

梁慧云到了办公室,问张峰有什么要录入的,他正在看报纸,见梁慧云过来,笑笑,很亲切的样子,说:

“小梁呀,你就在办公室等吧,有事我会给你打电话。”

梁慧云说:“我过去了主任。”

张峰说:“好吧,没事了你可以上上网,也可以到大办公室看看电视,有不清楚的事情多问问小曾。对了,今天中午我们办公室的全体同志一起吃个饭,也算欢迎你,大家也互相认识一下。”

梁慧云答应了,就马上离开张峰的办公室,杨子岩提醒过她不要与张峰多说话,她从心理上开始抵制他。

临近下班,梁慧云给杨子岩打了个电话,说了一阵情话,最后说到晚上怎么办。她想让他陪她,但她没有说出来。她知道自己的想法有点过分,昨天刚陪过她,今天再要求就有点贪了,杨子岩也不好给家里说。杨子岩最后还是答应了,不过不能过夜,可以晚点回去。

梁慧云高兴地哼着那首熟悉的《我只在乎你》,尽管歌有点伤感,但她的心情不错。太阳还在西边的天际照着,六点的钟声敲响了,她很快整理好,迫不及待地走出大门,等候亲爱的人的到来。